

大衆文藝叢書

望南山

楊朔著 鄒雅圖



857.7

27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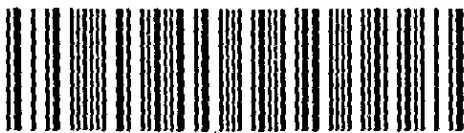
2

山 南 望

圖雅鄒

著朔楊

行印司公書圖下天



3 0613 7236 7

望南山

作者 楊

朔

印行者

北平貢院西大街二號
天下圖書公司
上海愚園路五二〇街二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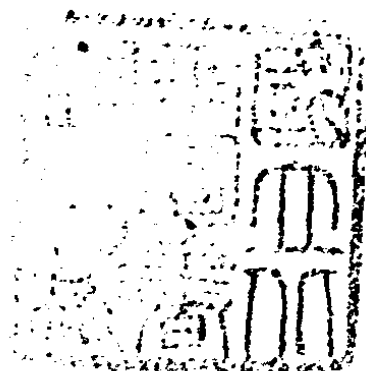
• 印翻准不 • 有所權版 •

一九四九年八月

在北平印造華北第一版

前記

一九四六年七月，國民黨反動派撕毀了政協決議和停戰協定，對解放區發動了瘋狂的進攻，並在十月間向張家口進犯。當時在毛主席正確的戰略方針領導下，我軍暫時「避開優勢敵人的致命打擊，並轉移軍力求得在運動中殲滅敵人」，主動地撤出張家口，轉到另外戰線上殲滅敵人。察南蔚縣川一時陷到敵人的魔手裏，土匪跟地主就和敵人勾結一起，對一度獲得解放的人民進行了殘酷的蹂躪。但人民決不屈服。人民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組織起游擊隊，經過千辛萬苦，流血犧牲，始終不屈不撓，堅持著鬥爭，直到一九四八年春天



，毛主席的戰略方針終於勝利，解放軍重新打回察南，和當地人民武裝會合，消滅了反動勢力，蔚縣川的人民也重新得到解放。

這就是這篇小說的歷史背景。

一

瓜兒不離秧，孩兒不離娘，察哈爾蔚縣川的人民依靠着大南山，就像偎在娘懷裡。這片大山坐落在察哈爾河北交界，冬天頂着滿頭白雪，夏天蒙着雲霧，灰銅銅的，水氣挺重，春秋兩季天氣豁朗，山色黑蒼蒼的，顯得又俊，又莊重。山上長着松樹、杉樹、白楊、樺木，密密層層，也沒主，誰有力氣，砍一天柴火挑到蔚縣城，就能換到吃的。百姓常說：「這是窮人的活路！」又都是活山，數吧：九宮口，飛狐口、新開嶺，石門峪、四十里峪，淨口子，住南直通淩源和完唐二縣，來來往往，腳運不斷。

新開嶺下有個村莊叫大王疃，離蔚縣城二十五里，全村一百九十戶。先前掌權的是地主蔡八翠。這人長的像個肉墩子，兩隻小綠豆眼總盯着人，打旁人的

算盤，人家一望他，就趕緊眯巴眯巴眼的。都說他胎子硬，跟大同地面一個外號叫齊天大聖的土匪是拜把子兄弟，仗着這點惡勢力，欺壓本鄉的人。

他家裏的長工鄒多喜，就是他最吃順嘴的一塊肉。多喜原本是涞源人，七八年前，他奶奶拉着他跟兄弟河渠，一担子東西逃荒逃到大王疃，弟兄兩個一點都不一樣。河渠是個小個子，挺精幹，兩個黃眼珠一閃一閃的，像電光，嘴老閉得緊緊，不大言語。多喜可長了個大癡個子，說話大舌頭，做活像牛一樣出死力。八翠見多喜聽使喚，又是外路人，好欺負，出了挺少一點錢僱他當了長工，安



插他住在旁院一個小場屋裏。老奶奶也跟着擠進去住下。八翠得管她口剩飯吃，支使她拆拆洗洗，縫縫補補。河渠性子整扭，不肯聽話，地主便發話道：『我這也不是聖人廟，供養閒（賢）人，要住就得掏房錢。』

河渠一賭氣走出去，被本村一個開豆腐房的許老用收留着住下，日久天長，也沒過什麼禮，村裏人都公認他是許老用的乾兒子了。從此，河渠就是那屬野雞的，吃碰頭食。指柴攬工，有時跟當村一個叫趙璧的木匠做零活，一來二去，倒學了一手好泥水手藝。

說起許老用，真招人笑。平五十的人了，看起來可只四十郎當歲。尖鼻子，尖嘴巴，也不長鬍子，嗓音挺脆，滿嘴淨是巧話。年輕時愛唱小旦，一輩子沒攢下錢。到如今還是個老光棍子，靠着賣豆腐胡弄着過。十年穿了一件破棉襖，又油又爛，常愛自己取笑道：『你們別不認識貨，這就叫滾龍（隆）袍。你看我——』就唱道：『前面也是隆（龍），後面也是隆，渾身上下淨是隆！』

逢上天冷夜長，吃罷晚飯，大夥慣愛湊到他豆腐房裡，說說家長里短。趙璧跟一個叫大毛欄兒的楞頭青走動的最勤。蔡八翠的底細，許老用摸得一清二楚，常對他們抖擻他的老底說：



「他這個人哪，三字經橫念，人姓狗！說起話來天官賜福，幹起來男盜女娼。早先那幾年，那裡趕集沒有他，圍着糧食市可轉啦。見了糧食就抓一把，又看成色，又問價錢，你當他真買麼？甑冷子揣進兜裏。一個集趕完，他的口袋也裝滿啦。一到冬天，閒着沒事，還到外堡子去要飯，爺爺奶奶叫的挺歡，要的毛糕筱麵，統統埋在那個窟窿裏，攢多了，趕着牲口去馱回來餵豬。……」

大夥慣愛湊到豆腐房裏說說家長里短

趙璧是個慷慨人，不信世間上會有這種刻薄

鬼，擺着手笑道：『我不信。我着你是吃柳條，拉筐子，肚子裏絹。』

許老用急得尖起脆嗓門說：『你看，當泥猷的不怕迷眼，再醜的事他也幹得出來。你沒見他老婆，蒺藜子拌草，更不是好料。帶個大馬尾鬚，打扮的鬼畫符，不是賴子上捏幾道紅道，就是腦門子上拔幾個火罐子，整天躺在炕上，拿手捂着腦瓜子，哼哼呀呀的，叫河渠奶奶給她揉肚子，捶腰。不過也怪，多喜就是在院裏做差事，她也看的見，爬起來就咬牙切齒地罵『可恨！』這一對寶貝，真是太監騎驢馬，少了雞巴沒有蛋，缺德貨湊到一塊了！』

其實並不止這點，蔡八翠還有更歹毒的手段。他最會放高利貸，黑驢打滾，臭蟲利，連本帶利翻上幾翻，窮人還不了賬，死逼着就得把地給他。大毛欄兒家裏原有六畝地，有一年春天沒落一滴雨，到處是一片白地，他爹跟蔡八翠借了二十塊白洋，熬着過日子。轉年老驢下了個小驢駒，可有活命的路了，全家正歡喜，蔡八翠找上門來對爹說：『你這兩頭驢還不够我的利錢呢！地你也別種了，兩頭驢也給我，看着咱們是老相好的，欠下的零頭欠着吧！』爹一口

氣沒喘上來，氣了個死，一會醒過來，半天不說話。閨女太小，不懂話，光哭着吵餓，爹正沒處出氣，拾起根棍子，一下就把閨女打死了。八翠倒滿街說：『這樣的大人，窮極生瘋，真是狠心！』

就靠這種種毒辣辦法，蔡八翠橫行霸道，全村的地差不多叫他撈去一半，害得許多人都變得像牲口似的，替他做活，繮繩握在他手裏，由着他打罵。可是沙礫也有翻身日，蔡八翠橫行的日子到底也有個頭。一九四五年秋天，八路軍來了，擡走日本鬼子，再後來又做土地改革。領着農民翻身的是區委書記周連元。他一來，大家爭着訴說八翠的壞處，要求跟八翠評評舊理。也不知怎麼透了風，蔡八翠不等入門，先一天收拾收拾值錢東西，半夜溜了，都說是投奔齊天大聖去了。

他老婆披頭散髮，裝瘋賣傻的，擋在大門口，對着來評理的人又磕響頭，又哀告，哭着哭着就昏過去，躺在地上吐白沫，河渠這後生平時像個沒嘴的葫蘆，胆量可有天大，大夥舉他做新農會主任，領着頭翻身。八翠老婆看看裝死

吓不倒人，又裝熊，躺在炕上睜着眼說胡話。

河渠通破她道：「你鬧也是白鬧，反正挨不過去。咱們也無非要討還欠債，照樣會給你留吃留穿。就是八翠不跑，也不要緊。」

她可假裝發燒，燒的滿炕亂跌，嚷着說穿大紅襖的吊死鬼來纏她。這也無用，她家拖欠農民的孽債還是清算了，拿出房子地頂了賬。

一個叫吳寶山的地主假裝開明，先獻了地。這人長得白淨大眼，嘴巴下一把疏疏落落的山羊鬍子。早年在北平一家當舖做管賬先生，識點字，平時最會獻功買好，見風使舵。村裏人多半是老粗，拿不動筆，他便披着人皮混到農民隊伍裏，依舊在村裏做文墨事，骨子裏却是跟蔡八翠一條線。

大家喜歡趙璧做人豪爽，推他頂了八翠當村長。這一來，村裏人第一次衝破了地主的黑牢，見了光明。早先被霸佔去土地的人重新拿回原地，早先沒地的人也分到地了。多年壓在大家心口上的石頭猛一下子掀掉，多年磨折着大家的痛苦一下子消除了。他們在地裏流着汗做活，心裏一想到這是自己的地，這

是替自己幹活，秋天打下的糧食也是自己的糧食，全家可以吃的飽，還可以換回棉花和布來，冬天添補件新棉襖，他們的心裏就開了花，臉上也透出喜色來了。多喜跟老奶奶喜氣洋洋地搬到八翠家的正屋去，河渠也回來宿了。八翠老婆挪到廂房去住。

許老用更樂，龍袍脫了，分到三畝地，一件光板老羊皮襖，做夢也沒想到，喜的拉着區委書記周連元說：『這是從那打着燈籠找來的呀！莊稼人沒地，好比草拔了根，活不長遠。我白吃了五十年飯，風吹雨淋的，今天才算扎了根。』

但是窮人翻身，有人却急得眼紅，硬要騎在你的頸子上拉屎，鬥爭便展開了。

二

這時候是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一連幾天，隊伍從張家口那邊過來，順着

山口退到山南去。河渠和村裏人天天立在村頭上，也沒心思做活，手搭着涼蓬，遠遠瞭望着大路上撤退的隊伍。趕十三那天，掩護的部隊最後一走，就不再見人了。

河渠好像忽然丟了心，肚子裏不知是苦是酸，說不出是什麼滋味。他踮起脚尖，伸長頸子往北瞭，只盼望還會有上來。但是平川上空落落的，人牙也不見，只有風捲着黃草，滿地打滾。他再回頭望望南山，山口封鎖着飛塵，透不過信來，那片莽莽蒼蒼的大南山竟把他跟自己最親的隊伍隔開了。

當天黑夜，那個人也沒正經地合一合眼。拿到鬥爭果實的農民都把要緊東西拾掇好，心吊在半空，只等村裏一篩鑼，便朝南山跑。許老用的豆腐房裏也不像往常時那樣熱

河渠好像忽然
丟了心，肚子
裏不知是苦是
酸。



開了。盆裏泡着豆子，他那有心情磨豆腐，坐在胡麻油燈旁邊，巴搭巴搭光抽烟，抽完一袋又一袋，悶着頭不響。趙璧，鄒多喜，大毛欄兒，東倒西歪，躺在炕上，也像吃了啞吧藥。外面颳着大風，呼呼地，捲着沙土，搖得窗門亂響。誰要不經意朝門一望，旁人立時都抬起眼，心也縮在一團。

大毛欄兒綽號氣蟲子，動不動冒火，一不順心便說七道八的，人倒是個直性人，這時又發牢騷說：『八路隊這一走，咱們又捧下虎背來了！往常他們對咱們多好，怎麼說聲走，就丟下咱們不管啦！』

許老用悄悄說道：『你大聲小氣嚷什麼，怕外頭聽不見？當初分果實，你比騾駒子蹦的都歡。這回可倒好，打仗沒上陣，先尿啦。』

大毛欄兒急得分辯道：『你別門縫裏看人，看扁人了！我又不是草鷄蛋，怕誰咬我的×！我是說八路軍不該說走走的一乾二淨，連根人毛也不留。』

門外有人接嘴說：『我就沒走啊！』說着推開門進來。

大家一看是周連元。他有三十幾歲，個子不高，紅漆臉，長得十分壯實。

從他身上，誰都能感到一股力量。你看他走路那個穩勁，舉動那麼乾脆，說起話來，每個字都有一定的分量，處處表露出他的堅強的意志。他對人又特別和氣，解決個問題，三次兩次跟人談，也不嫌煩。還時常跑到地裏幫人鋤豆子，拔草，說說笑笑，一點沒架子。就連三歲五歲的小孩見了他，也要纏着他不放，熱呼呼地管他叫老周。

當下大家一齊樂的說道：『老周你從那來的呀？吃了飯沒有？要不要燒點水喝？』

周連元把手裏的駁殼槍往皮腰帶裏一插，連擺着手說：『別麻煩，別麻煩。』一面踏着鍋台跳到熱炕頭上，盤起腿坐下問道：『河渠呢？』

許老用又恢復了平日說笑的本事，拔起脰生生的嗓子道：『放哨去啦。他說不怕一萬，就怕萬一，放個哨，頑固軍要真來了，一篩鏢，大家也好跑。大毛欄兒，你也別光放屁，天這裏冷，還不去換他回來。』

大毛欄兒走後，周連元問起堡子裏的情形，趙壁擲動擲動大身量說：『看



周連元
起來說道：
「把這塊地
方。」

起來有點不大穩，人心惶惶的，就連我們當幹部的，心裏也沒底。你這一來，才吃了定心丸。究竟是怎麼回事？」

周連元心裏自然有底。他知道敵人已經收了齊天大聖那幫土匪，改編做保安隊，天黑到了蔚縣城。但他是冀中來的幹部，經過日本人『五、一』最殘酷的大『掃蕩』，也鍊出來了，向來有把握，就蹲起來滔滔說道：「怕啥？咱們大江大海，粗風暴雨，什麼沒經過，眼前再艱苦，也不會超過抗日那個時候。你別看國民黨進攻的兇，佔了張家口，其實是兔子的尾巴，長不了。丟個城，丟塊地方，咱們不在乎，要緊的是殲滅他的力量，城也就奪回來了。軍隊撤走了，是要轉出去打敵人。咱們都不走，又有區小隊、縣大隊，有把握堅持這塊地方！」

河渠差不多是跑回來的，臉凍得通紅，渾身一股冷氣，一進門就說：『老周，你想壞我了！你看咱該咋辦？』說着蹲到灶口前，張着兩手烤煤火。

周連元笑道：『咱們正商量這事呢。』便把剛才的話重新唸叨一遍，又說：『村裏的地呢？分了。地主跟土匪頑軍準要倒算……』

河渠一揚眉說：『我不怕倒算，只要你有章程，我就敢幹！』

周連元道：『你真是團火！我的章程也是大夥的章程。分到的地，誰也不願再叫人奪去。眼前只有一條路，就是組織護地隊，保衛翻身的果實！』

鄒多喜蹙拉着大舌頭說：『恐怕不大行吧？光幾枝破槍，那敵得過人家！』

河渠站起身，一擰手道：『你不幹我幹！那天組織呢？』

周連元也在炕上立起來說：『這也不是描花樣說幹就幹！區裏又打起游擊來啦，我得先到旁的村去聯絡聯絡，明天再碰頭。』一邊拔出槍，跳下炕來。鷄叫了頭遍，大風呼呼的，颳過一陣又一陣，永沒個停。遠處隱隱約約有

一聲槍響，周連元抓住門，扭回頭說：『明天可得小心情況！』

三

明天直到後半晌，才發現了敵情。堡子裏的年輕男女先一步挾着包袱，帶上黃糕，毛糕，苕麵餅子一類吃食，跑到南山脚下。這一塊是個慢坡，上上下下，淨是溝啊坎的，頂容易藏。有些溝曲拉拐彎的，打日本那時候，村裏人順着溝挖了許多小窩躲敵情，生人找都找不着。

河渠抱着枝大套筒，還是早兩年村裏民兵使的，爬在塊土坎後，一瞧見敵人忙用胳膊彎子肘了趙壁幾下。敵人離的少也有三里地，像些小黑點，總有三十來個，接近大王陸村時，散開了，畏畏縮縮好一陣工夫，才進了堡子。河渠的眼冒出火來，覺得敵人好像走進他的心口，踩得他的心火辣辣地痛。他們在堡子裏幹些什麼斷子絕孫的事呢？不知道。足足悶了有兩頓飯時候，才見又一個小黑點閃出村，掩掩藏藏朝山根奔來，有人吓的說：『頑固軍來啦！』慌得

要跑。河渠抓緊槍，紋絲不動。一個半個敵人敢來，乾脆就送他回老家！他瞪着黃眼珠，見那小黑點一會顯在地面上，一會又沒到窪地去，越來越近，看清楚不是敵人，倒是個本村人：穿着青棉袍，嘴巴下一把山羊鬍子。

趙壁招着手叫道：『吳寶，吳寶山，堡子裏到底啥樣啦？』

吳寶山提起大襟，幾步奔到趙壁跟前，氣也喘不勻，呼嗤呼嗤說道：『托村長的福，總算沒遭害。我怕你焦急，不來送信不好，來吧，提心吊胆的，真叫人害怕。後來一想，村長爲大家，出多大死力，我一條老命能值幾個錢，就跑來啦。』

趙壁皺了皺眉，他又連忙改口說：『村裡平平安安的，行許不要緊。來的那幫人是城裏保安隊的，一進街這個嚷啊：八路來了，你們燒茶燒水，就不能給咱口凉水喝？我看看勢頭不對，挺着頸子出來支應吧，要啥給啥，說一不二，好歹壓服下去啦。他們問我是不是幹部，我說：幹部都跟八路走了。他們說：怕啥？都是中國人，回來露露名就行了。』

河渠冷丁問道：『蔡八翠回來沒有？』問得吳寶山打了個冷閃，趕緊答道：『這個摸不清，反正我沒碰見他。』

有的娘們掛着家，也趕到近前問道：『你看回家要不要緊？』吳寶山說：『誰敢保險！不過村裏倒沒怎麼糟蹋。』



拚命攔擋也攔擋不住，零零星星走了幾個。

娘們鬆了氣，惦起家來。圈裏的猪一天沒喂了，鷄窩黑夜不蓋嚴，別叫黃鼠狼給叨去。破家值萬貫，那擺得開？噉噉噉一商量，胆壯的就想回去。河渠怕受敵人騙，拚命攔擋也攔擋不住，零零星星走了幾個。回去後果真挺安穩，也沒出什麼事。

趕三天頭上，鄒多喜拿起鐮刀，繩子搭到肩上，望着河渠說：『老二，我也家

去啦。撇下奶奶自個，我也不放心。」

趙璧急得插嘴道：「咱們可都分了地，地主又不是老綿羊，你不怕他倒咬一嘴！」

河渠也閃着眼說：「你怎麼這樣糊塗，回去不是明着找死！你就別想我肯放你走！」

多喜撓撓頸子道：「你說的！他們也不是老虎，還會吃人！」他一心只惦着老奶奶，便貴賤不聽人勸，悄悄溜到一邊去，瞞着河渠割了把柴，裝做沒事的樣子梢起來往回走。堡子圍着道士牆，門口站着個保安隊，穿的一身青，瞪了他一眼，也沒多問。他心裏挺胆虛，走到蔡八翠大門口，前腳剛邁進門坎，却見八翠老婆從廁所走出來，手捂着腦門子，哼唧唧地叫：「噯呀！噯呀！……」一眼望見多喜，臉刷地變了，手指着多喜，咬着牙罵道：「你這塊閻王爺也不上賬的窮骨頭，往那瞎撞？別把喪氣帶到我家來！八路一滾，你當還是你們窮鬼的天下呢！」

罵得多喜那敢吭聲，慌忙退出去，走進旁邊那個場院去。老奶奶聽出他的腳步聲，在小場屋裏問道：『是多喜麼？』一面焦急地走出來。

奶奶有七十了，高身量，腰板挺直，白頭髮脫的剩不幾根，還在腦後挽了個小揪——一看就是個剛硬要强的人，她把多喜一把拉進屋去，關上門，指了指隔壁說道：『那主又回來了！你來家做啥？你不知道奶奶心裏多急！』

多喜吓了一跳，問道：『八翠回來了麼？』

奶奶說：『不是那壞蛆是誰！前天領着保安隊一塊來的。眼時村裏光許進，不許出，也不知按的啥心腸。那天一來，八翠老婆就把我撞出正屋來啦，打呀罵的，把咱們的東西揚得滿院都是，摔碎好幾個碗。我要搬糧食，八翠推了我一跤，也不叫搬。這兩天，我就光嚙土豆子了。別再耽誤時候啦，你快走吧！』

說的多喜很慌，懊悔自己不該不聽河渠的話，拔腳想走，正在這時，門砰地踢開，蔡八翠像個肉墩子，冷不防出現在門口。這傢伙雲着兩個小綠豆眼罵

道：『你們這些倖屬們，真惡透了！村裏攪了個天昏地暗，都是你們倖子領頭鬧的！背後還說小話！怎麼？這筆賬不該算算麼？』一面邁進屋，點着多喜的鼻子罵得更兇：『人心都是肉長的，你也得把心擱在當中，別擱在肋巴骨裏。我那點虧待了你？當初你們逃難過來，不是我養活着，早做了外鄉鬼！你倒恩將仇報，鬥爭起我來！地分也就分了，我也不要了，可有一宗，你們得給我租子。』

老奶奶氣得顛着頭說：『秋天打的糧食，幾大甕，都叫你霸去了，你還要啥租子？』

八翠嚷道：『嘿，是你霸去我的，還是我霸去你的！你們分了我六畝平川好地，賴年頭，也能打兩石，按三七分，二七一十四，你們得交我一石四斗租子，少一粒不行！』

老奶奶道：『你這不是逼人麼？叫我到那給你弄去？』

八翠上去打了老奶奶一個嘴巴子，罵道：『老白菜幫子，再敢撒潑！你不

把多喜橫拉豎拉綁走了。



說理，我找人跟你說理！」一躁腳走了。

奶奶見八翠一走，趕緊推着多喜說：「你快跑吧，省得吃虧。我這條老命，豁出去算啦！」可是又那跑得及？沒到街上，八翠早把多喜堵住，指着他對兩個保安隊嚷道：「先拿住他！這些侂子最惡」，保安隊便動手網人。

老奶奶拉着多喜的胳膊叫道：「你們都鎖泥了，壞了心了！要拿就拿我吧，我這條老命也不要啦！」

八翠雙手把她一推，一推推了個脚朝天，冷笑道：「拿你做啥！你要孫子就使米來贖，不贖就準備棺材吧！」一面揮着手，把多喜橫拖豎拉綁走了。

四

奶奶跌到個糞堆上，頭嗡嗡的，小撮也跌散了，兩

眼發直，可沒一滴淚。她一輩子遭的罪，比她吃的飯都多，心磨得疙疙瘩疸的，有點麻木了。早年也許把淚流乾，從來不哭。哭有啥用，你還指望誰可憐你？老奶奶就是這樣剛強。她喜歡河渠的性子，看不慣多喜那麼歎頭歎腦的，沒有定心骨，好像短個心眼，吃虧到底就吃在這上頭。總得想法救他呀。可又從那弄一石四斗米呢？

老奶奶爬起身，頭一陣發昏，趕緊抓住身旁一棵杏樹，閉了會眼，才挺住了。到許老用家去吧，試試能不能挪借到米。她挺着腰板，慢慢走到街上，才知道村裏鬧翻天了。

蔡八翠起初跟吳寶山串通一氣，先縮着頭不做聲，想騙村裏人回來，看看效果不大，現時又跟鄰家撕破臉，索性現了原形，拿着把牛耳尖刀，明晃晃的，滿街嚷道：『窮小子們，有本領的出來鬥吧！地憑文書官憑印，我是地主，今天就要收地租！』便指使那些保安隊闖進新農會會員家裏，牽牲口，拉糧食，搬東西，銀錢手飾都下了腰包，弄個雞犬不留。趙璧的家抄得更亂，他媳婦

坐在風地裏哭，綰頭的簪子叫人拔去，頭髮披散着，棉襖也扯掉了幾個扣門。

老奶奶顫顫巍巍地走着却像沒聽見；也沒看見。她渾身上下，從頭髮梢到腳掌，泡在苦水裏泡了七十年，什麼苦難還能嚇倒她？走到許老用豆腐房前，怪呀，單獨沒事，門也悄悄地掩着，門縫裏直冒熱氣。她推開門進去，屋裏熱氣騰騰的，許老用坐在灶火前拉着風箱，鍋裡正熬着一鍋豆腐。

許老用蒼老多了，臉上平空添了些皺紋，眼神挺黏。說笑也提不起勁，見了奶奶，強打精神招呼說：『大孀，你怎麼有閒心出來串門？上炕頭坐吧，挺熱火。是不是不舒服，臉色不大好看。』

奶奶爬上炕說：『我只恨自己老不死，要能得病死了，兩腿一伸，倒真享福！』

蔡八翠便指使那些保安隊，進新農會會員家裏，牽牲口，拉糧搬東西。



許老用停住手不拉風箱，望著奶奶問道：『家裡出事了吧？』

奶奶說：『人都逮走啦！』便把剛才的事一五一十告訴了一遍，臨末了說：

：『你看叫我從那弄米贖他？只指望大叔你了。』

許老用且不答話，拿起個黑磁罐子，往鍋裡點了滴，隨後盛了碗豆腐腦，送到奶奶跟前說：『趁熱吃吧。吃一碗半碗豆腐，我還敢做主。別看我天天緊忙乎，又磨豆腐又點漿，其實是奶媽抱孩子，人家的。保安隊一來，八翠就下了聖旨，天天逼我做一鍋豆腐，也不給錢。缸裏剩的幾斗黑豆，眼看露出缸底，正愁沒法討換呢。我沒長皇帝的命，倒長了皇帝的身子，你瞧，這不是『龍袍』又加身了。』便苦笑着張開胳膊，讓奶奶看他那件穿了十年的爛棉襖，接着又道：『羊皮襖給我剝去啦，新棉鞋給我換去啦，於今的日子是老羊趕山，趕到那算那吧！』

奶奶手托着顙，直僵僵地盯着炕蓆道：『難道說我那孩子就白白糟蹋了麼？』

許老用說：『大嬸，你也不用難受，趕明天咱去保他。多喜素來沒大錯，給蔡家不知出了多少死力，莫非說還能崩了他？』

第二天前半響，許老用扶着奶奶，包了斤豆腐，到村公所去探望多喜，夜來下了大霜，樹枝上掛着滿滿的，天也冷得出奇。莊戶人早起挑水，滿街拉搭的水滴，滑刺溜的，都凍了冰。他們才進了院，就聽見上房裏發出清脆的巴掌聲，按着是蔡八翠氣兇兇地問道：『你說，你說，還有誰是民兵？』一連問了幾遍，不聽見答言，蔡八翠便喝道：『不說吊起他來！』過了一陣，忽然聽見有人破了嗓子叫道：『哎呀，我的娘啊！』

老奶奶停在當院，臉色都變了，顫着音叫：『多喜！多喜！』一面撲進屋去。

樑上吊的是另外一個農民，痛得咬着舌頭，咬的血順着嘴角往外直淌，兩條腿使力往上拳，拳着拳着忍不住了，腿一伸，又發出一聲不像人的慘叫。

蔡八翠見奶奶撞進來，瞪着小綠豆眼喝道：『你吃啥迷了心竅，跑到這來

趕熱鬧！』

奶奶氣短得提不起音，像要斷氣似的說：『我想來看我那孫子……』

許老用從後邊接腔說道：『對啦，我是陪她來望望多喜，小小不然的罪，你就開開恩，饒了他吧。』

蔡八翠伸出手道：『租子拿來沒有？』

許老用說：『正在湊呢。』

蔡八翠連推帶掀地叫道：『不交租子就要人，世間上沒那麼便宜事！滾出去，滾出去！別在這礙手礙腳的！』

老奶奶被掀得一個踉蹌一個踉蹌的，嘴裏說道：『我給孫子送點吃的還不行麼？』

蔡八翠說：『要送就到後院去！』說着砰地把門關上。

一到後院，奶奶的腿一軟，撲咚地癱到地上。難道說她到了十八層地獄不成？只見露天一個大炕，炕底潑了一寸多深的水，凍得瞪瞪的。多喜的棉襖叫

人剝去，鞋襪也剝光，赤着腳盤在冰上，臉是泥皮色，鬚子上掛的冰有三四寸長，早不像人樣了。還有個農民剝得赤條條的，下半截埋在土裏，又潑上水，額子上帶着枷，早凍得像石頭一樣硬了。

許老用要拉奶奶起來，她那有氣力，掙着命爬到坑沿上，嘶着嗓子喚道：『多喜，多喜——你叫人害的好苦啊！』

多喜的眼皮動了動，半睜開眼，直盯着奶奶，想說什麼，可是嘴早凍僵，光顫了顫嘴唇，話都不會說了。

許老用恨得悄悄罵道：『八翠這個驢操的，太沒人味啦，死了狗都不啃——先喂他點吃的吧，好提提精神。』便跳下坑去，用手捏了塊豆腐，塞進多喜嘴裏。多喜嚼了兩下，含着豆腐就不會再嚼。連看差的保安隊都覺得不忍心，說道：『你們趕緊贖他回去吧，擱在熱炕上暖和暖和，行許還有救。』

奶奶回去後，求親告友，盛糧食的缸底都掃光了，七拼八湊才對付了兩斗多米，由許老用扛着，又回到村公所。當時已經蒼黑，蔡八翠正要回家，奶奶

攔住他說：我一時實在不湊手，就這點糧食，你先將就着收下，放了他吧，往後叫他當牛當馬，掙着還你。

蔡八翠瞪了眯眼道：「你來贖多喜麼？這點就這點吧，你去弄他走吧，我也不計較啦。」

八翠忽然變得這樣容易說話，奶奶覺得奇怪，可是也顧不上追究，挺着腰板朝後院走去，只愁怎樣抬走多喜。但是多喜已經不在冰牢裏。那去了呢？她四處一霎，猛地發現他躺在個牆圪落裏，頭叫人鋤掉了，像段木頭骨輪。那樣一個大個子，一死，縮得像個孩子。奶奶的眼前一陣烏黑，天地都在打旋，身子一仰，立時昏迷過去。……

趕她緩醒過來，已經躺在自家炕上。天大黑了，屋裏點着盞胡蘿油燈，昏沉沉的，燈後設着個木

猛地發現他躺在牆圪落裏，頭叫人鋤掉了。



頭牌位，供着碗白水。許老用和趙璧媳婦不知從那弄到幾張白紙，正在燈影裏糊陰魂幡。這是做啥？她起初不懂，忽然觸起剛才的事，心像咬的一樣痛，哼出聲道：『多喜，你死的好屈呀！』

趙璧媳婦坐到炕沿上說：『奶奶，你好點麼？人死了，哭也哭不活了！這年月，早死一天，倒是前世修下的！』說着眼圈先紅了。

奶奶倒沒有一滴淚，硬撐着坐起身，臉色冰冷，兩眼發直，盯着那個牌位有氣無力地問道：『我那多喜呢？』

許老用道：『抬回來啦：停在外邊。他勞累了一輩子，明天讓他揀個地方去睡吧，再也不用起五更，爬半夜了。』

奶奶點點頭，又說：『他吃飯了沒有？我知道孩子愛吃糕，趕明天給他做點糕。我活一天，也有他吃的；我死了，他也就沒人管了！』說得趙璧媳婦抽打着鼻子，小聲哭起來。

奶奶又默住聲，直盯着多喜的牌位。好久好久，兩眼忽然間閃了閃，好像

黑夜裏透出的東方亮，伸手到炕蓆底下，一摸摸出把鋒快的剪刀。

趙璧媳婦抓住她的手腕子叫道：『奶奶，你這是幹啥？』

奶奶渾身亂顫說：『我要八翠的命！我通了他也好，他通了我也好！』

這工夫，就在隔壁八翠家裏，熱鬧剛散，保安隊是人家齊大隊長特意借給用的，儘管是自己插香頭的好哥們，總有點客情，短不了得整點酒菜，邀幾個小隊長來家喝兩盅。客人走後，老婆打掃打掃屋子，把煤爐子通旺，加上些炭，坐上壺水，哼唧唧地捶着腰，上炕先睡了。八翠挪過燈來，翻開小賬本，滴溜溜撥着算盤珠，想算算這兩天究竟拉回多少糧食。老婆嫌他熬夜費燈油，催他幾遍也不睡，便嘟囔道：『你天天說我費，怎麼就不看看自己！』

八翠急忙把燈苗撥小，一面說道：『費點也補得上。這兩天，可叫我割拉了一大把。他們說老年喪子最痛，我說除了割肉痛，就是拿錢痛了！』

這一說，老婆想起多喜奶奶，便問道：『可是啊，多喜凍死以後，你叫入棚下他的頭，送到城裏有啥用？』

八翠道：『那是齊大隊長要的。他害偏頭風，聽說用人腦子配藥最靈，叫我給他找的。』

老婆拿手捂着頭，哼哼唧唧說：『噯呀，噯呀，痛死我啦！也不知道是不是偏頭風？』

八翠一心一意只顧算賬，那有閒心睬她。弄到老半夜，覺得有點冷，一看，火要過了，趕忙添了點煤，想要脫衣裳睡覺，大門外有人拍了幾下門。

八翠高聲問道：『誰呀？』

大門外應道：『城裏來的，齊大隊長有信給你。』

八翠像接聖旨一樣，連忙趿着鞋出去開門，一邊問道：『送去的頭送到了麼？能不能用？』說着打開門，冷不妨閃進幾條黑影。當頭一個挺精幹的小個子立時拿大槍逼住他說：『不許嚷！』一聽就聽出是河渠。

八翠撲咚地跪下去，哭着求饒。才一出聲，便叫河渠小聲喝住道：『你嚷就崩了你！』吓得八翠不敢出聲，光磕響頭。最後還是跌跌撞撞，給帶走了。



等八翠老婆發覺嚷起來，人早走遠。在堡子門口，又發現個放哨的保安隊，綁得四馬攢蹄的，嘴裏塞着他的衣角。第二天一早，保安隊在村南一條溝口找到八翠的屍首，胸口拿石頭壓着封信，寫道：

『反動地主蔡八翠和頑軍土匪勾結一條腿，向人民倒算，罪惡滔天。我們爲了保衛自己的土地，保衛翻身果實，特把他處決，並正告其他地主，有再敢打反攻的，決逃不出人民的懲罰！』

下首寫着：『蔚縣三區護地隊』。

五

那天，多喜悄悄走了以後，村裏人正不知怎樣才好，周連元恰巧趕來了。

大夥一見他，立時穩定下來，轟地把他圍住，七嘴八舌地問道：『老周，老周，你看頑固軍佔了村，咱們倒是回去好，不回去好？』

周連元先不回答，反問道：『我說咱們願意當人，還是願意當牲口？』

大家急躁躁地說道：『修行幾輩子才轉生個人，誰願意當牲口？』

周連元變得特別嚴肅地說道：『願意當人就不能向敵人低頭。保安隊那些傢伙沒個正經物件，別看現時不做聲，說不定藏着什麼花招，一低頭準給你套上籠頭。大夥也不用慌，先找些土窖歇歇，吃點乾糧。堡子裏的情形，我想法探聽清楚，再告訴大家。』

村裏人鬆了口氣，一齊找地方歇息去了。這裏周連元派了個後生放上哨，又派大毛欄兒去偵察消息，然後拉着河渠跟趙壁坐到就近一個小土窖裡，悄悄說道：『川下現時可緊啦。敵人到處成立了大鄉，又有奮勇隊，都是些地主武裝，已經不容易活動。靠山幾個村抗日時期有基礎，又偏僻，還能站腳。我跟那幾個村的幹部聯絡好，心挺齊，都下決心要組織護地隊，只要齊心，吐的唾

沫也能把敵人淹死！」

河渠的黃眼珠電似的閃了閃，問道：「那麼槍啞辦呢？」

周連元說：「各村都有幾枝，將就着能使，主要的還是手榴彈，區裏可以供給，不成問題。大王疔都是那些人可以參加？」

趙璧拿指頭點點了他和河渠，又說出大毛欄兒等幾個年輕農民的名字。

周連元不停地點着頭說：「這就好，合起那些村的人來，也有三十多，先拿南山一帶做根據地，跟敵人打游擊——你們以前打過仗沒有？」

河渠輕輕笑道：「仗沒打過，狐子倒打的不少，頑固軍再滑也滑不過狐子吧！」

正說着，只聽見大毛欄兒在附近叫道：「老周！老周！你們跑到那去啦？」

周連元應聲走出去，看見他帶着個半老不老的本村農民，正在找不着人發急。這個農民本來待在堡子裏，蔡八翠一抓走多喜，動手倒算，吓得他從堡子

上順着繩子溜下來，跑到半道碰見大毛欄兒，就被帶來。他張嘴結舌地說了一遍蔡八翠倒算的情形，大毛欄兒的火早冒起一丈高，罵道：『我操他個奶奶，爺不剝了他的肉做餃子餡吃才怪！』

河渠氣得直瞪瞪地望着周連元說：『老周，人家的刀已經擱到咱的頸子上啦，咱還站着等啥？』

一時一刻也不能等了。周連元當天便傳齊了各村聯絡好的人，集合到南山脚下謝家溝裏。這溝彎彎曲曲淨是小岔，有一條小岔頂嚴密，原有兩個舊日挖好的土窖，現在鋪上些乾草，恰好能容三十來人。這夥人都是靠山各村的幹部和年輕力壯的翻身農民，有血性，好樣的。他們你挨着我，我挨着你，緊擠在土窖前的太陽地裏，豎起耳朵聽着。周連元說道：

『蔡八翠幹的事，大夥都知道啦。咱們受了幾千年的骯髒氣，剛翻了個身，蔣介石那小子又支使土匪地主一羣王八蛋，想把咱們壓下去。多喜的事，真叫人痛心。你們看，誰要是警惕性一鬆，定準吃虧！眼前咱們只有跟敵人鬥爭

到底，才是活路！」

河渠忍不住跳起來，搖着拳頭發誓道：『要命行，要地萬萬不能！誰要想叫我不翻身，豁出命也要跟他拼個你死我活！』全場的人都哄地叫起來了。

周連元的紅漆臉興奮得更紅，話說的更有力量：『不過咱也不能光憑着一股勁，也應該講究個戰術。敵人來的少咱就打，來的多了，咱就掩護着村裏人撤到南山上，不讓大夥吃虧。咱們的目的是抗糧抗丁……』

河渠接嘴叫道：『還要打擊敵人！』

就這樣，護地隊一把火便點起來了。河渠的鬥爭性強，自小愛擺弄火槍打狐子，槍法頂有準頭，當場被舉做隊長。第二天，多喜的死信傳到他耳朵後，簡直氣炸了肺，當夜帶着大毛攔兒幾個人，手脚麻利收拾了蔡八翠。這一鎮壓，全區凡是想乘機倒算的地主都縮回蓋子裏，不敢探頭。大王疇的保安隊本來數目不大，又是蔡八翠特意從齊天大聖借來搞倒算的，八翠一死，又不清楚護地隊的聲勢究竟多大，趕忙撤走了。

這一來，一拉溜村莊誰不高興，大王疔的老鄉格外歡喜，被八翠拉走的糧食又歸了原主。周連元抓緊機會對大家說：『敵人退是退了，可得防備他們再來。糧食一定得馬上堅壁起來，省得再叫他們搶去，各家也該在山裡有各家的土窖，好躲避他們抓丁。咱們組織的越周密，越不怕敵人。』

就由周連元親自幫助村裏整頓起原先的民兵，白天黑夜站崗放哨。各家連夜都到山溝野地去窖糧食，外邊只留下十天半月吃的。護地隊變成一支機動武裝，經常拿謝家溝的兩個土窖做落腳地，四處擾亂敵人。

保安隊財迷心竅，十個八個，有時想來搶糧訛詐，沒等進村，左也響槍，右也打手榴彈，也不知有多少人，看又看不見，誰知道藏在什麼坑坑坎坎裏。他們聽說過什麼麻雀戰，也許這就是吧。吓得夾着尾巴跑了。

人少不行，就調大隊來。護地隊果真不敢頂，他們一路衝進村來。可是村裏除了跑不動的老老少少外，都是光了。家家倒鎖着門，想去砸開，又怕有地雷炸彈。不管跳進那個院，糧食糧食找不着，牲口牲口找不見。都弄到大南山

去了。護地隊頂多一二十枝破爛槍，頂啥用？追去！不知死活的保安隊便闖到南山根底，滿心想圈走些壯丁，好回去補兵。但是東一條溝，西一個坎，那有正經路，一個人也碰不見。冷槍倒來了，吱吱的，壓得他們不敢抬頭。忽然間，半山頂上發一聲喊，一時就像山崩地裂似的，大石頭從各個山頭忽隆忽隆滾下來，打得那些保安隊又叫爹，又叫娘，抱着頭往回亂竄。

護地隊聲勢却越來越壯，勁頭十足。河渠說：『劫皇槓，操娘娘，要幹就幹個大的！』從此川下的電線一宿工夫就會攪走幾大盤，電線桿子也好不好叫人鋸斷，不知抬到那去燒火了。汽車路上走的大車，駛着縣裏的布疋、軍裝，冷不妨會響了槍，河渠他們就會從路旁跳出來，吆呼一聲連車帶東西一起趕走。

敵人氣極生瘋，便集中許多隊伍來『掃蕩』，闖到村裏亂搶東西，有時還點房子，鬧完了就走。吳寶山趁機暗暗散出一些破壞話說：『惡煞星臨頭，大王曜該遭劫啦！今年太歲在南，準應在河渠那倂子頭上！』

大毛欄兒是個直筒筒，燒煤冒黑烟，燒柴冒藍烟。吳寶山見他常說個怪話

，覺得是個空子，可以鑽一鑽。有一天，護地隊宿在村裏，大毛欄兒早晨在堡子上放哨，凍僵了，就着真武廟廊簷下點起堆柴火，蹲着烤火，吳寶山悄悄走上去，嚙嚙地吸着氣，也蹲到火前說：『這個天真够冷的。你太辛苦啦，老弟，爲了大家，自己熬夜受凍的，真叫人過意不去。』

大毛欄兒往火上架了幾根乾樹枝說：『咱天生是挨凍的命，沒啥。』

吳寶山道：『雖說沒啥，總叫我心裏難過。不瞞你說，老弟，我心裏有塊病，老放不下。要是別人，我就不說了，你比他們都開朗，說出來也不要緊。我覺得咱們槍又不多，這樣幹恐怕不大好……』

大毛欄兒搶着道：『有什麼不大好的。遠的不管，你就看看往北十五里那些村吧，糟成個啥樣子？人都圈到堡子裏，出門就得花銀買路條，一回一張。糧啊草的不算，還

吳寶山道：『……我覺得咱們槍又不多，這樣幹恐怕不大好。』



要什麼買兵款、買馬費、買槍費、羊皮費、狗皮費，叫不上名的糊塗費。又亂抓兵，家裏搜，路上拾，攆的走頭無路，好多人都跑上大南山了。咱這仗着有護地隊，總算沒受大害。」

吳寶山搖搖頭道：「但願不受大害！我一個草木之人，拙嘴笨舌的，說話也沒分寸。我跟你是一個性子，心裏存不住話，說錯了，你也別怪。」

吳寶山走後，大毛攔兒膩味的不行。別看他粗，可又粗中有細。他越想越不對，常時找到周連元，告訴了這事。

周連元聽了說道：「吳寶山這人裏外討好，我早就疑心他不可靠，你先不要打草驚蛇，好好釘住他再講。」

鬥爭一緊，大王腫的年輕的男女怕叫敵人堵在家裏，不管颶風下雪，夜夜要睡到山溝野坡去。吳寶山抓緊空子，背後偷偷攬撥說：「像這樣下去，幾時是個頭，倒不如出點糧款，支應支應，也就算啦。」有些熬不過的人，嗷嗷嘈嘈，都跟着埋怨起來。

周連元便對大家道：『眼前苦是苦，可是俗話說：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再說咱們在這，並不孤立。旁的區，旁的縣，到處都有護地隊。咱們的大隊，又在南山那邊，東擋西殺的，支持着咱，咱也配合着他們。各方面聯在一起，就像一根鏈子，早早晚晚一定會把敵人勒死的！』

從此，人們在那些戰鬥的日子裏，風裏雪裏，雨裏霧裏，不管多艱苦，一想到他們的人就在南山那邊支持着他們，鬥爭得更堅強。在人們眼裏，大南山似乎不是沒有性靈的石頭，倒像最知心知意的親人，有什麼酸甜苦辣的話，都可以對他說。

他們對南山訴苦，說着掏心的話，但更能從南山得到無比的力量。好消息常從山那邊傳來，一時說消滅了敵人幾個團，一時又說拿下這個那個城。他們就是死心眼，相信有一天，自己的人必然能殺過山來，這就更鼓舞了他們的鬥志。大家有時犯急，心裏難免盼望說：『同志，你們怎麼還不回來啊！』不管是在坡裏揀柴，地裏做活，堡子上放哨，也不管是在家裏推磨軋碾，人們好不

好便抬起頭，朝大南山望兩眼。誰也說不定在望什麼，誰也明白是望什麼。黑夜睡在山溝裏，聽見點動靜，就會有人悄悄說道：『你們聽，怎麼像腳步響？』『是啊，是啊，這是腳步！』大夥就披着衣服坐起身，豎着耳朵聽半天。但這不是腳步，是風聲，草聲，是狼蹄子踏落山崖的石頭。他們的人並沒回來。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他們挺着胸膛迎接着每個戰鬥的日子。山頂的雪消了，山坡的草綠了、紅了、黃了，颳上一場大風，白雪又披上山頭。戰鬥的日子熬過一年，轉眼早是一九四七年冬底。有一天，周連元到縣裡開會，回來時，紅漆臉上堆滿笑，搓着手說：『有了好消息啦，你們願聽不願聽？咱們的大隊拿下石家莊，邊區（當時還是冀察晉邊區）內地的敵人都掃光了，說不定那天就會打回察南來！』

真要回來麼？我的親人啊，可想死我了！不過大隊一來，上千上萬，拿什麼給人家吃呢？人家遠來風塵的，也不能光給糊糊飯喝呀！趙璧老婆說：『我情願吃糠，糧食都留給他們！』老奶奶道：『我餓着肚子也行！』於是也不用

斂，哄地一聲都往外掏糧食、掏鹹鹽，掩藏到一起。缸裏醃的酸菜更捨不得動，孩子饞的張着手要，大人說：『委屈點吧，兒啊，那是留給咱們同志吃的！』從早到晚，人們有事無事往一堆湊，眼更離不開南山。可是一天兩天，年都過了，新開嶺那條山道上還是風捲着雪，連個人影也不見。

有人等得發急道：『都說是鐵腿夜眼的神八路，這回怎麼走的這樣慢？』許老用的臉上放出光，一字一板說道：『你倒是好烟袋嘴，玉石的，會說。咱們出出進進圍着鍋台轉，敢情容易。人家老周不是說嘛，同志們要從石家莊來——你們知道石家莊到底有多遠？』

誰也說不清。許老用捏着指頭，嗓音挑得更脆道：『大約摸說吧，反正不近，總有千把里路。就打老周回來那天算起，一天走七十，今天是第十三天頭上，滿打滿算九百里，現時準過了淶源。我看再等一半天，準有信了。』

說得大毛欄兒的一顆心像起了火，燒得再也耐不住，忽地站起身說：『我迎迎去！』

河渠問道：『你到那迎啊？』

大毛欄兒道：『來源破！』一面扛起『大套筒』，掉頭走了，當天就翻過山去。



又是三天過去了。這晚上落着大雪，剝剝地響得十分柔和。周連元正跟大王瞳的村幹部在謝家溝土窯裏算公糧賬，外邊雪地裏咯吱咯吱一陣響，大毛欄兒揭起窯口掛的破蓆，滿身是雪鑽進來，咕咚地坐倒。大够見他回來，歡喜的不行，丟下了賬，七嘴八舌地爭着問道：『迎着沒有？迎着沒有？』

河渠問大毛欄兒道：『你到那迎啊？』

忽然顛着聲說：『我算白跑了一趟！』

周連元拍拍他的肩膀說道：『難過什麼？勝利要靠本身去爭取，不能光靠

旁人。咱們已經堅持了一年多，好像爬山頭，再加一把勁，就爬到山頂了，勝利也就來啦。」

河渠的黃眼珠閃着亮光，拿起槍，對護地隊一招手說：『走，今晚上搞敵人去！咱們不能光坐着等大隊！』

七

第二天，堡子裏又出了謠言先是說：『解放軍終歸是個後娘，拿着咱就不會像老解放區一樣，管你死活呢！』

後來就說：『解放軍早叫人消滅光了，人毛也沒剩，還盼個啥？大毛欄兒在淶源親自聽說的。』

趙璧心眼直，謠言攪得他光會發燥。河渠是個有心人，覺得村裏謠言不斷，有些蹊蹺，聽見謠言就追。三追兩追，好幾個人都道：『咱也不知道，咱是聽吳寶山說的。』兩人趕緊到謝家溝土窰去給周連元彙報。

周連元聽了蹲起來道：『事情已經明明白白了，吳寶山是個地主分子，暗藏在咱們裏邊做破壞工作。沒有家香，引不來外鬼——謠言且不說，怎麼八翠沒門，先走了信？明擺着也是他搞的鬼。……』

說話當中，外面土窰頂上嘩啦地掉下一片土，河渠問道：『誰？』探出頭去望了望，也沒動靜。

周連元繼續說道：『前次大毛欄兒告訴我後，我也盯了他好久。現在可不能再大意了，沒別的，先把他逮起來再講。』

大毛欄兒擰着袖子說：『逮就逮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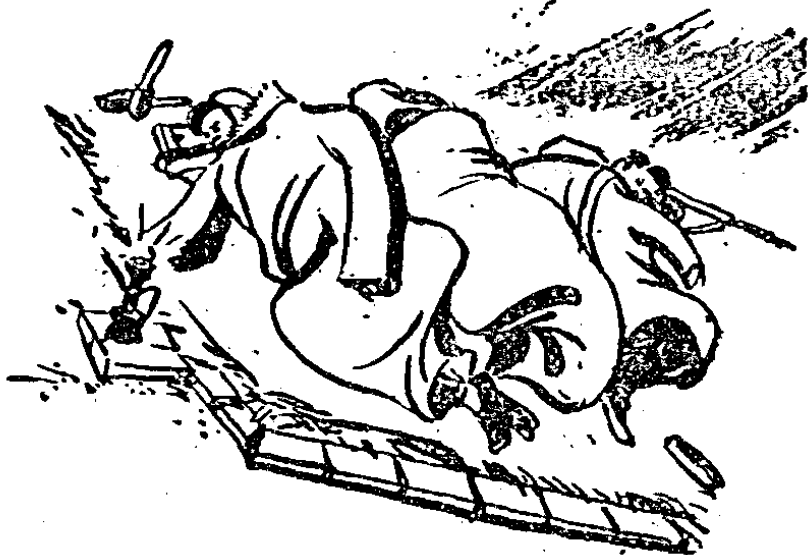
可是趕大毛欄兒到了吳寶山家裏，吳家的人迎着他道：『他到川下給你們買鹽去啦，說是給大隊預備的。』

要是周連元知道正當他們說話的當兒，吳寶山在窰頂上偷聽了去，事情就好了。可惜早幾天他們確實交代過吳寶山給大隊去買鹽，竟沒十分多心。他只吩咐等吳寶山一回來，就逮起來，可沒想到在他回來前，會幹出什麼事情。

當夜，周連元跟護地隊都宿在謝家溝，帶着燈開了個會，佈置支援軍隊的工作，直到三星偏西，才各各拿羊皮襖蒙着頭，牽着腿，緊挨在一起睡着了。

周連元心裏事雜，一時睡不熟。他做起事來，真像快刀斬亂麻，乾淨利落，誰也猜不到他會有什麼難心事，事實上也真難不倒他。回想從張家口撤退以來，一年多當中，經過了千辛萬苦，但是到底堅持過來了。時常有些事在他心裏挽着套，焦思苦慮，黑夜睡不着，白天在人面前，他可永遠挺精神，挺高興。但他終歸老了，不到四十的人，先拔了頂，拔得一個腦袋頂又光又亮，同志們都叫它電燈泡，拔就拔吧，爲了人民，就是掉了腦袋又算啥？他迷迷糊糊睡過去，腦子裏可仍然很亂。一時彷彿在河北平原的地道裏跟日本鬼子進行地道戰，一時又彷彿叫鬼子包圍住了，一個手榴彈扔到他腳前，轟地炸了。

他猛一驚，掀開皮襖坐起來，河渠也忽地坐起身問：『是不是槍響？』是槍響，就在審跟前。審裏黑糊糊的，只有審口掛的蓆縫裏透進點淺藍色的亮光，河渠爬到審口，才一掀蓆，叭叭地又是幾槍打過來，還聽見吳寶山在



密頂上說道：『我不是說嗎，大隊長，捉不到這些土鼃砍我的頭！』

吳寶山是在被人看破後，當時溜走。自己既然存不住身，索性來個毒的，出頭領保安隊回來抓人。綽號齊天大聖的齊大隊長親自出了馬。這人生得長臉，大嘴巴子，一臉灰氣，據說夜夜離不開女人。齊天大聖調出一個連的兵力，分做兩股，一股從西抄到謝家溝，另一股由他帶着，一直撲到大王瞳。天已經傍明，放哨的民兵打了個手榴彈，露宿的人從睡夢裏驚醒，忽隆忽隆都往南山上跑，却被另一股頂住。吳寶山領着齊天大聖一直奔到謝家溝那兩個土密前，堵住了護地隊。

齊天大聖命令一班人守住土密對面的溝沿，用火封鎖住密口，自己帶着

人站在窰頂上，朝下叫道：『出來出來！不出來就打啦！』

吳寶山也順着說：『我看你們還有啥挺頭！趁大隊長在這，出來該領個啥罪就領個啥罪吧！』

大毛攔兒在窰裏開了腔：『把你娘的，爺要投降，就不是我爹做的！』齊天大聖朝下卡卡打了兩槍，罵道：『不知死活的東西，看你硬得起來！你就別想跑的了！』

話沒說完，一個好像是人的東西從窰裏颼地飛出來，引得兩面溝沿的槍一齊響了。就在敵人頂上第二排子彈以前的空子裏，窰裏忽地湧出許多人，周連元跟河渠當頭，一面鏗鏘地撩手榴彈，一面順着溝飛跑。保安隊一時吓住，趕再頂上子彈，周連元跟河渠早帶着一夥人鑽進另一個溝，奔着大南山衝去了。衝得後一步的人却被子彈封鎖住，衝不過去，趕緊縮回土窰去。趙璧腿上中了一槍，摔在窰口，幸虧大毛攔兒手快，把他拖進窰裏。

齊天大聖望着那個最先出來的東西，原來是件細得像人的羊皮襖。這是周



一面鏗鏘地擲手榴彈，一面順着溝飛跑。

連元跟日本人打游擊時學到巧妙辦法，先用這個假目標虛幌一下，騙了敵人的子彈，他却本着衝鋒在前的精神，領着河渠他們衝出去了。齊天大聖又氣又恨，吩咐保安隊好好的看緊，不讓窩裏人再衝，一邊叫拿火燒，拿煙燻。

村裏人連男帶女，共總百十來口子，抱着被窩，牽着小孩，都被圈在溝沿上。保安隊動手奪被子，剝人家身上的皮襖棉襖，架起柴火點着，扔到土窖前。溝裏一時烟火騰騰的，陳年的宿草也燒起來，燻得上邊的人都直流淚。

小孩哭了，有的女人抽抽搭搭的，響着鼻子。男人們却說：『哭什麼？留

『着你那些眼淚吧！』

齊天大聖連聲叫道：『你們歸降不歸降？再不歸降就燒死你們！』得到的回答却是一陣手榴彈，吓的那些保安身閃得老遠，不敢靠前。窖裏又一個勁往外撮土，火一燒到窖口，就被壓滅。

齊天大聖看看火燒不行，又叫當兵的拿刺刀從窖頂往下掘土，想要把大家活埋了。大堆大堆的黃土好像瀑布，順着窖面嘩啦啦直流，兩個窖口的土也就越堆越高；眼看着就要封死口了。這時轟隆一聲，一個窖頂挖薄了，土塌下去，陷了個大窟窿。手榴彈颼颼地幾顆，立時又從下邊扔上來。

從天亮打起，直到日頭偏西，窖裏的槍聲斷了，手榴彈也稀稀拉拉的，隔半天扔一個。百姓都急得要命，有人悄悄嘆道：『準是子彈打乾了！』正在萬分緊急的當兒，忽然轟轟地一連幾聲，地面也像地震似的搖了搖。保安隊刷地一下，閃出七八步遠。就見窖頂那個窟窿衝出一股塵土，小旋風一捲，像根柱子似的捲起多高。

窖裏悄沒聲的，好像兩窖人匪得正酣。保安隊磨蹭半天，才壯着胆子走過去，逼着一些百姓刨開窖口，只見每個窖裏躺着一堆血糊淋拉的屍體，炸彈的碎片飛得到處都是。他們是在打到最後，眼看窖口封死，衝又不能衝，打又不能打，每人光剩下一顆手榴彈時，趙璧先領着大家毀了文件，砸壞了槍，然後熬着傷痛爬到窖口上，從沒封嚴的土縫裏對隔壁問道：『噯，同志，你們那邊怎麼樣？』

隔壁應道：『怎麼也不怎麼的！』

『文件呢？』——『燒啦。』

『槍呢？』——『砸啦。』

『子彈呢？』——『光剩點手榴彈了。』

趙璧便道：『有手榴彈就好。今天咱們是走不出去了，難道咱們能對敵人屈服麼？』

隔壁激憤地答道：『死了也不屈服！』

趙璧就笑道：『好，好，你們真是察南人民的好兒子！咱們替人民服務，要替人民盡忠，也是時候了！再見吧，同志，打開你們手榴彈的保險蓋吧！』

他扭回身，大毛欄兒以及其他護地隊員都在一霎不霎地望着他。他跟他們對望許久，一句話不講，最後問道：『你們還有什麼事麼？』

對方一齊答道：『沒有啦。』

趙璧大聲笑道：『沒有咱們就一道走吧！老周跟河渠他們一定不會忘了咱們，一定能堅持到勝利，替咱們報這個仇！』他就懷着這樣勝利的信心，最先拉了手榴彈的絃。……

兩窰裏一共抬出八個死節的英雄。齊天大聖得意到透頂，要不衝出去那一夥人，豈不是全勝？他吩咐人從村裏弄來鋤刀，一個一個把頭要鋤下來。又弄了兩個驢，馱上頭，綁走六十多個青壯年，轟豬似的一起轟進城去。青壯年先關在牢裏，留着補兵。人頭都用鐵絲穿着耳朵。掛在蔚縣三關前的電線桿子和樹上。趙璧跟大毛欄兒的頭掛在棵杏樹上，一天一天變得發灰，發青，發黑，

走了原樣。杏樹迎着春天，却在一天一天發柔，發光，打了骨朵。

八

就在杏花半開的一天，許老用披着他那件『龍袍』，沒精打彩地坐在街頭曬太陽。他的光嘴巴，脆嗓子，原先使他像棵『老來嬌』，總不顯老，這一陣發生的事情，却像一場大霜，打得他垂頭喪氣的，坐到那就愛打瞌睡。有時勉強說幾句巧話，自己都覺得刺耳。

大南山一冬的積雪又消了，許老用漠不經心地瞟了南山一眼，頭一搭拉，閉着眼打起盹來，心裏却像有人用草棍撥着，不能安生。剛才那一瞟，他恍恍惚惚覺得有個什麼東西從新開嶺背後翻上來。該不是人吧？唉，別癡心妄想了，還不是你老花了眼，拿着繩子當長蟲，自己鬧鬼。他儘管在心裏嘲笑自己，到底忍不住又睜開眼。太陽光照得他的眼亂蹦金星，眼真花了，居然看見新開嶺上亂跳着一長串什麼東西。他揉了揉眼，探着身子定神一望，忽然爬起來，

指着南山嚷道：『噯，噯，咱們的大隊來了！』

好幾家子登時打開門，跑出人來，跟着嚷道：『可不是，可不是，大隊來啦！』



『可不是，可不是，大隊來啦！』

就見新開嶺那條黃色的山道上，走下一隊小人。看的人越聚越多，許老用也不知從那來的精神，一個勁嚷：『這就好啦，這就好啦！猛虎下山，看那些地老鼠往那鑽吧！』

便點着指頭數道：『一二三四五六七：

……』怎麼只有八十？不會吧，一定是他眼錯，沒數清。回頭另數，還是八十。直數到第三遍，也沒多出半個來。他垂下手，一癱攤到地上，自言自語道：『頂多是縣大隊。光八十個人還是不行啊！』

河渠可早興奮的坐不住了。那天隨周連元衝出來後，他帶着護地隊，仍然在本區堅持着戰鬥。現在一見南山來了隊伍，馬上跟周連元領着人迎上去了。

這晚上，許老不用點燈就上炕睡了。可是那睡得着？上年紀人本來覺少，翻來覆去，攔的骨頭都痛。頂到二更天，影影綽綽聽見遠處響了聲槍，立刻從枕頭上抬起頭，豎着耳朵再聽：四下靜悄悄的，本村狗也不咬，那有什麼動靜。別哄自個了！別哄自個了！他拉一拉破棉袍子，蒙着頭想睡，這時明明白白又聽見一陣槍響，街上還有人說話。他披上『龍袍』邁出來，只見黑糊影裏站了一堆人，深夜的寒氣逼得幾個老漢不住地咳嗽。有人悄悄問道：『那響槍？』不知誰答道：『東北上，大半是打代王城（蔚縣東一個大據點）。』又有人說：『不，是西北。你聽這不是蔚縣那個方向？』許老用插嘴說道：『大西邊也打呢。』一個媳婦打着冷顫問：『八十個人怎麼能拿這些地方？』許老用好像本來知道的比誰都多，笑着說道：『你呀，大嫂子，上炕認識剪子，下炕認識杓子，就是眼皮子淺！大南山也不光這一個口子，你怎麼知道出來多少？』

『那媳婦頂他道：『你還說是縣大隊呢。縣大隊那有這麼多人？』許老用拔尖嗓子辯道：『我幾時說過？我早就估摸着是咱們的野戰大隊。』

他們站在露天裡，也忘了冷，直聽了一夜，直談論到天明，正要派人下去探聽探聽消息，河渠揸着支嶄新的三八槍，跑似的邁進村，臉像抹了油，錚亮錚亮，不等人問，開口就說：『代王城拿下來了，蔚縣城也包圍住了，蔚縣川裡的據點差不多都掃光啦！』

趙璧媳婦止不住哭出聲道：『我那屈死的人哪，你的仇到底有人來報啦！』

河渠繼續說道：『夜來黑間我們跟大隊打代王城，現在還得去打蔚縣城。我回來是區裡叫我告訴大夥給大隊預備糧食。』

許老用說：『還用預備！他們要是肯吃我的肉，我也割給他們！』

老奶奶牽着河渠就走，一面說：『走吧，我正打算看看咱們的人去？』

河渠勸道：『別去了，奶奶，妳走不動。』

奶奶把腰板一挺說：『爭着這口氣，我爬也要爬去！』

許多人都要去。趙璧媳婦跟一些烈士的家屬早把心煎熬碎了，蹙着滿心的痛苦，更要向自己的人訴說訴說。

許老用道：『咱們要去也得帶點禮物啊。』

趙璧媳婦抹着淚道：『我啥都搶光了，光剩這顆心，我要把心掏給他們！』

於是這幫人，老的老，少的少，還有帶着熱孝的，一齊朝蔚縣城邊趕去。半道上時常碰見一羣一羣的俘虜，正往後方送。老奶奶氣得點着指頭說：『現世現報，看你們厲害，還是俺們厲害！』

趕離城不大遠，他們走近個村，恰巧有一連解放軍集合在村邊上，個個都是昂頭挺胸，精神飽滿，靜聽着指導員的戰前動員講話。老奶奶這樣一個剛硬要强的人，從來不肯在人面前服軟，忽然一陣心酸，眼淚嘩嘩地往下直流，撲上去拉着指導員的手哭道：『好啊；恩人可盼來了！……』於是一邊哭，一

邊說，再也聽不清說些什麼。趙璧媳婦等也隨着哭起來。

指導員一面用手背擦着淚，一面扶着老奶奶說：「老大娘，我們走後這一年多，東打西打，都是爲着你們，你有話都告訴我們吧，我們一定替你出這口氣！」

老奶奶就轉過身，點着指頭對戰士們哭訴道：「自打你們走後，這一年多，我們算掉到火坑裡了……」便從頭說起大王腫遭的劫，說了哭，哭了又說，趕說到謝家溝那場慘案時，趙璧媳婦忽然嚎了一聲，一口氣上不來，昏厥到地上。旁的婦女趕忙給他揉胸口，叫她，半響她緩過來，放開長聲哭道：「我只說這輩子再也報不了這個仇，不會想還有今天！同志



「好啊！恩人可盼來了……」

們，你們替我報這個仇吧！」

戰士們聳動着肩膀，哭得頭都抬不起。指導員哭得眼圈紅紅的，舉起拳頭高叫道：『同志們，光哭不行！我們一定要用堅決的行動，打開蔚縣城，消滅敵人，給察南的人民報仇！』

戰士們猛地仰起臉，眼睛閃亮，爆炸似的發了一聲喊——



城頭飛起一條金龍，勝利的信號已照著華北的天空。

砲響了，轟隆轟隆，越來越密，砲彈爆發出紅光，一閃一閃的，像是雷電。大團的煙塵飛騰起來，連成一片，淹沒了整個蔚縣城。忽然間，漫山漫野震動一聲，戰士們從四面八方衝向城去，衝向那個掛着人頭的血腥大堡壘。就在這一刻，敵人在察南的土匪統治被轟碎了，衝垮了。

城頭飛起一條金龍，勝利的信號正照著華北的天空。

九

現在讓我交代交代這個故事的收場。

蔚縣解放後第三天，我到大王疇見到區委書記周連元。他曾經領導本區人民走過艱苦的戰鬥路程，達到勝利，現在正領導人民開展本區新的工作。頭天下午，村裡已經把那些烈士的頭拿回來，重新跟它的屍身安葬到一塊。被抓去的青壯年都被解放軍從牢裡救出來了。我去那天，大家正在自動地從山溝挖他們堅壁的糧食，準備送給解放軍吃。民主縣政府由城裡撥來一批繳獲的黃米，趙璧媳婦和大毛欄兒等人的家屬都得到救濟。

許老用又要做豆腐賣，可是正忙着支援軍隊，還沒顧得上。他抽空陪我去看了看老奶奶。這位老大娘真硬，談起以往的事，氣急時，兩眼瞪的挺直，再也不流淚了。河渠已經調到區裡去，許老用對我讚道：『老子賣醬賣醋，我那乾兒像他奶奶一樣，真是塊鐵！』接着他又告訴我，從解放後，八翠老婆跟



許老用點着頭笑道：「這才叫天從人願，我分到的地，也能牢靠了。」

吳寶山家裡人活像耗子一樣，鑽在洞裡不敢露頭了。

我順便對他說道：「吳寶山已經抓到了，齊天大聖也落了網，民主政府一定要按罪治罪，也不會隨便叫他們家裡人頂罪。」

許老用點着頭笑道：「這才叫天從人願！我分到的地，也牢靠了。」說着臉上突地放出光彩，顯出一種稀奇的活力。

但我明白，這正是土地給人的力量。這力量使人在鬥爭中變得堅強，變得偉大。在這種力量底下，千千萬萬人團結在一起，團結得像一座大山，最終把敵人壓成稀泥爛漿。



大衆文藝叢書 第一輯

生死仇 (劇)	穆林女獻槍 (詩)	在城郊前哨 (散文)	劉志丹的故事 (中篇)	望南山 (中篇)	囑咐 (小說集)	親家 (小說集)	傳家寶 (小說集)
逸斐·陳明著	王亞平著	嚴辰著	董均倫著	楊朔著	孫犁著	康濯著	趙樹理著

天下圖書公司印行

北平地安門內米糧庫二號

上海愚園路二五〇號五號

望南山

一九四九年八月北一版

基本定價：二元八角

7.7
2-5